

## 第一章 悲慘的大小姐

吳國彷彿只有夏天和冬天，沒有秋天，分明前幾日還熱得出汗，一場秋雨下來，竟冷得人瑟瑟發抖，直想尋出來棉的襖兒來披在身上。

董慕妍坐在窗前，打了好幾個噴嚏，額間有些發燙。看她這樣子怕是要感冒了，若真病了那可糟糕，她這一年來看大夫、吃藥花了不少銀兩，再病倒了，慶姨娘的臉色可就更難看了。

「大小姐，喝點薑茶吧，能驅寒。」侍婢蓮心端來一只熱騰騰的碗，霎時讓董慕妍心裏也暖和起來。

「哪兒來的？」董慕妍問道：「妳去廚房了？那些嬤嬤沒有為難妳嗎？」

「奴婢就在咱們廊下煮的。」蓮心道：「還好先前藏了一些紅糖，今日尋來了些生薑，幸好沒人看見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董慕妍舒了一口氣。

說起來，她身為董家的大小姐，喝碗薑茶居然也要這般偷偷摸摸，著實可憐。然而沒法子，誰叫如今是慶姨娘當家作主，而她不過是個失去了母親庇護的可憐人罷了。

「造孽，真是造孽喲！」

屋外猛然傳來奶娘于氏的聲音，伴隨急匆匆的脚步聲，想來，是發生了什麼天大的惱事。

「娘，怎麼了？」蓮心連忙迎上前去。

「大小姐、大小姐……老奴辦事不力，還請大小姐責罰……」于氏顫顫地跪倒在董慕妍面前，滿眼盈淚，不能自己。

「奶娘，究竟怎麼了？」董慕妍亦吃了一驚，「有話起來說。」

「昨天大小姐不是叫老奴把那些個金釵、金鐯子熔了打成元寶，以供日後花銷嗎？」于氏哽咽道：「竟不知這些首飾何時被換成了鎏金的，根本就不值幾個錢……」

「怎麼會？」蓮心急切地問：「她們何時偷天換日的？」

「大小姐病重的這一年間，她們陸陸續續先是搜羅走這屋裏的現銀，而後是珍貴的玩器字畫，想不到……連這最後的幾件首飾也不放過！」

奶娘話裏的她們不必言明，便是指慶姨娘和她手下吧，董慕妍早該料到。這些東西都是母親的嫁妝，如今竟蕩然無存。

一年前，她與母親一同外出，經過一處山道時馬兒忽然受驚狂奔，最後馬車墜落在岩石上，母親當場喪命，而她僥倖地活了下來，卻因重傷在床上昏迷了數月，醒來後身子骨也不好，一直在生病。母親死後，祖母和父親便讓慶姨娘暫管家中事務，僕婢們紛紛獻媚討好新主子，董慕妍只剩奶娘母女照顧。

「馬上就到冬天，要花銀子的地方可多了。」蓮心擔憂道：「大小姐的冬衣得添置，銀霜炭也得預備著，還有冬日要進補的湯，這些東西慶姨娘哪裏會給足？咱們手頭若沒有銀子，可怎麼辦才好？」

當初董慕妍叫于氏把金飾拿去熔，就是為了過冬，如今她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了。

「我本來想著，若待在這個家裏實在艱難，不如索性自己出去，」董慕妍道：「到江左去——」

「大小姐，」于氏和蓮心瞪大眼睛，異口同聲，「您想……離家出走？」

「外面不好嗎？至少自由自在的。」董慕妍道：「咱們可以一塊去江左，找個日暖風熏的地方，蓋間屋子，織布繡花，做些小生意什麼的——」

「大小姐，您想得太簡單了，」于氏連連搖頭，「不說別的，光是盤纏，咱們便沒有。」

「對啊，哪裏來的銀子蓋屋子？做生意也要本錢啊。」蓮心附和道。

「本以為那些金首飾夠用的……」董慕妍承認自己太過天真，「是我想得簡單了。」

「大小姐千金之軀，哪裏能去民間受那些苦？」于氏哀歎道：「咱們董家雖不是官宦人家，可也算京中富賈，大小姐嬌貴得很……夫人若知道大小姐如今這般受苦，九泉之下也會傷心啊。」

「那慶姨娘怎麼說也是大夫人的遠房表妹，當年是得夫人首肯，才能進來伺候老爺，夫人生前待她不薄，她怎麼能對咱們大小姐如此這般！」蓮心亦忿忿地道。

董慕妍抿唇不語，生怕自己再多說一句，又要引得于氏淚水漣漣。

「如今，也不是窮途末路了，」蓮心忽然道：「聽聞老太太就要給大小姐張羅婚事了。」

「婚事？」于氏一怔，「誰說的？妳可聽真切了？」

「我今兒路過後院，丫鬟們都在議論呢。」蓮心答道：「聽聞澹臺家的公子替皇上在江左辦事得力，已任戶部侍郎，不日要回京了。老太太催老爺快些促成澹臺公子與咱們大小姐的婚事。」

「說來雙方都到了成婚的年紀，」于氏不由大為欣喜，「又是打小定的娃娃親，是該催一催了。」

「催什麼呀！」董慕妍眉心一緊，「那位澹臺公子與我也沒見過幾面，說不定心裏很不樂意呢。」

「這是兩家早年間定下的娃娃親，豈有反悔之理？」蓮心訝異地問。

「如今人家是戶部侍郎了，若真想反悔，尋個藉口，咱們也沒辦法啊。」董慕妍道：「咱們董家，不過商賈之家而已。」

對於這位未婚夫，她沒有半點印象，連對方長什麼樣子都想不起來。病了這一年，也不見他來探望，可見他對自己的情分不過爾爾。

「大小姐怎麼這般灰心？」于氏勸道：「若真能嫁給澹臺公子，豈不比離家出走的強？依老奴看，還得先與對方見上一面再說。」

「對啊，雖說大小姐生病的一年間不見對方噓寒問暖，但也沒提出退婚啊。」蓮心附和，「或許澹臺公子人在江左辦事，來往不便，所以才沒來探病吧。」

或許吧……然而董慕妍對這位未婚夫其實沒什麼興趣，如今她心下盤算的都是如何逃離董家，去過自由自在的日子，若被婚事鎖了這一生，想想便覺得可怕。除非，她愛上那位澹臺公子。

呵呵，可能嗎？她估計自己不會愛上這個時代的任何一個男子。

因為，她本就不屬於這裏。

一年前，她還是一個名叫董曉婕的女生，生活在二零一八年，大學剛剛畢業，四處找工作，誰料想一場車禍讓她的魂魄穿越至此，成為了董家大小姐，也得了她零星的記憶。

她一直以為這是自己在昏迷時作的一個夢，可是，為何這夢遲遲不醒？而且夢境的發展越發可怕。

弄清自己的處境之後，她盤算了一下，若永遠被困在這個叫做吳國的陌生地方，日子該怎麼過？她大學主修社會學，若身為男子，在朝中做官，或許能施展些拳腳，可在這閨閣之中，如何學以致用？

董家是京城商賈，以織坊聞名，但她對做生意一竅不通，想來在這個家裏也是廢人一個。若董大夫人還在世，她如過去般有母親依靠，生活肯定能比現在好很多，如今卻淪落到宛如寄人籬下的孤女一般的境地，古代的大家族都是如此嗎？

《紅樓夢》裏迎春的攢珠累絲金鳳被乳母偷去賭錢，史湘雲被嫂子逼得做針線活做到大半夜，邢岫煙典當了棉襖貼補下人，想來，這些境遇跟她現在差不多。

「大小姐，」蓮心捧來一件半舊的織錦坎肩，「該去給老太太請安了，天氣轉涼，今兒要穿得暖些。」

董慕妍看著那件坎肩顏色有些黯淡，款式也不算新鮮，便試探道：「箱子裏的棉襖該拿出來曬一曬了，雖然這幾日有雨，可終歸該趁著隆冬來臨之前好好打理打理。」

「棉襖就剩兩件，夏天早曬過了。」蓮心半酸道：「箱子裏那些貴重的衣服，慶姨娘早拿了去，說款式舊了，要給大小姐做新的，可至今都沒做。」

這麼說，她就算想典當幾件棉襖換錢，也不能了？

董慕妍歎了口氣，隨意打扮一二。沒了金首飾，鎏金的她不打算戴，以免想到慶姨娘做的事，心裏生氣。眼見匣子裏還有幾朵粉紫色的絨花，樣式還算新，便插到髻上。

若是這個時代還有什麼能讓她稍稍欣慰的，便是鏡中這一張容顏真算得上嬌俏可人，不施粉黛已有十足風韻。

漂亮的女孩子終究會有出路的，她篤定地想。

董家老太太原也出身商賈之家，聽聞早年間與董老太爺胼手胝足，打拚下這份家業。

董老太爺過世後，生意便交予大兒子董必成、次子董必勝管理。

董慕妍的父親便是董必成，而她的二叔董必勝幾年前患了咳疾，不幸病逝，留下妻子阮氏及膝下一雙兒女——董慕茜、董慕暄。

阮氏不擅經營商鋪，一直依附著大房，所以兩房沒有分家，二房母子一直在這府裏住。

董慕茜畢竟年紀小又未出閣，難以一肩扛起董家的家務，而董慕暄還在江左學堂念書，一年也不能回來幾次，更別提男子管家實在少之又少。因為這般緣故，慶

姨娘才得了管家的差事。

董慕妍來到花廳，見董老太太剛用了早膳，便上前行禮，「給祖母請安。」

慶姨娘與阮氏也位列在側，董必成前些時日到江左做生意去了，京中的店鋪多由慶姨娘娘家兄弟協理，這讓慶姨娘更耀武揚威。

雖然她尚未扶正，可如今阮氏要依附大房，所以對她畢恭畢敬的，完全把她當正經大嫂看待。

董慕妍病了這麼久，都沒能仔細打量董家諸人，今兒有了些精神，便一一往這些人的臉上望去。

不論慶姨娘私下裏多麼毒辣，卻長著一張和善的笑臉，逢人便說客氣話，難怪董老太太被她哄得高高興興，對她的所作所為全然不知。

阮氏謙和素淨，多年寡居，一副唯唯諾諾的模樣。

她的女兒董慕茜，通身一副大家小姐的氣派，也不像是個好欺負的性子，卻不知為何也要隨著她娘受慶姨娘的指使？

「怎麼穿得這般單薄？」董老太太拉著董慕妍的手，關切地問：「天涼了，怎也不多添件夾衣，只穿這麼一件坎肩怎麼夠暖？」

「是妾身忘了該給大小姐做新衣裳了。」慶姨娘連忙笑道：「只是大小姐一直病著，裁縫不好過去量身，本想著跟慕麗的冬衣一併做，誰知竟遲了幾日，全是妾身的疏忽！」

「也是妳太忙。」董老太太十分寬厚地擺擺手，「這一年來辛苦妳了，上上下下，有多少事情要接手，有些疏忽難免。」

想來平日慶姨娘很懂得討好董老太太，隨便一番說辭便糊弄了過去，也算她有能耐。

「湊巧我前兒做了幾身新衣裳，」董慕茜開口道：「我與大姊姊身形差不多，午後便勻兩件給大姊姊，還望大姊姊不要嫌棄。」

「怎麼會嫌棄呢？」董慕妍連忙道：「多謝茜妹妹了。」

她隱約能感覺到董慕茜對她頗有好感，雖然平素來往不多，但那眼睛裏流露出的善意，倒讓她願意親近。

「對了，怎麼不見慕麗？」董老太太忽然問道。

董慕麗是慶姨娘的獨生女兒，董慕妍同父異母的妹妹。

「那孩子真該打，準是又起晚了！」慶姨娘立刻板起臉來，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模樣，「瞧我等會兒怎麼收拾她！」

「妳別動怒，」阮氏卻在一旁勸和道：「聽說昨兒慕麗練習女紅練到大半夜呢，還有琴棋書畫，都要一件件加緊學的，孩子哪裏吃得消？」

「怎麼慕麗最近如此用功？」董老太太疑惑，「從小看她只喜歡玩鬧，也不像是在這些東西上用心的人。」

慶姨娘與阮氏相互看一眼，似乎悄悄遞了個心照不宣的眼神，彷彿有什麼事情瞞著大家。

「怎麼了？」董老太太越發察覺不對勁。

「正是因為慕麗太愛玩鬧，怕她將出閣的時候再學來不及，會被婆家嫌棄，」慶

姨娘道：「所以最近催著她加緊學呢。」

「怎麼，有人向慕麗提親了？」董老太太追問道。

「沒有，還沒有呢……」慶姨娘訕笑道：「不過先預備著。」

「事到如今怕是瞞也瞞不了多久，」阮氏卻道：「妳不如先把實情稟告母親。」

「這……」慶姨娘故作推託，「不太好吧？怎麼著，也不能當著大小姐的面說……」

「為何不能當著慕妍的面說？」董老太太蹙眉，「這與慕妍有何干係？」

董慕妍一直冷眼旁觀她們閒聊，想不到突然扯到自己身上，不由一怔。

「想來是大姊姊這一病，與澹臺公子的婚事便耽擱了。」一旁的董慕茜猜測道：

「最近有人要向二姊姊求親，怕占了大姊姊的先？」

「哦，」董老太太頷首，「如此這般倒也無妨的，雖是姊妹，先嫁後嫁，我們家也沒什麼講究。」

「倒不是……」阮氏支支吾吾起來。

慶姨娘又暗中給她使了個眼色，似乎在示意她開口再說些什麼。

「那究竟是何緣故？」董老太太對孫女們的婚事一向上心，定要問個明白。

阮氏這才又開口，「母親也知道，慕暄他在江左念書，我也是最近才聽聞，他竟與澹臺公子有來往。」

「他與澹臺公子有來往？」此言一出，董老太太大為意外，「哪個澹臺公子？難道是與慕妍定了娃娃親的澹臺浚？」

「正是，哪裏還有別人？」阮氏點頭，「聽說是狩獵時結識的，正巧澹臺公子又在江左替皇上辦差，所以時常在一塊兒。」

「這真是巧了，」董老太太道：「他們兩個結交也算得上一樁好事。」

「兒媳也是這般想的，澹臺公子是咱們家未來的姑爺，先打個交道總是好的。」阮氏說著，突然有些遲疑，「誰料想，前幾日慕暄竟捎來一封家書，其中所寫的事，嚇了兒媳一跳。」

「寫了些什麼？」董老太太凝眸。

「慕暄說，近日與澹臺公子飲酒，公子酒後吐真言，說他……他不願娶咱們慕妍。」阮氏磕磕絆絆，終於道出石破天驚之語。

「什麼？」

在座眾人皆是愕然，董慕妍不由身子一僵。

「娘，怕不是您會錯了慕暄的意思吧？」董慕茜連忙揚聲道：「澹臺公子乃士族出身，姨母是當今淑妃娘娘，家教何其嚴謹，怎麼會酒後胡言？」

「慕暄的信上寫得明明白白，」阮氏鄭重道：「妳若不信，等回了房，我拿給妳看看！」

「那他緣何不願意娶大姊姊？」董慕茜一臉打抱不平的神情，「大姊姊哪裏不好？莫不是因為病了一場，他就嫌棄了？」

「原因……倒也沒細說，」阮氏垂眉道：「不過看那意思，澹臺公子彷彿對咱們慕麗更加青睞。」

「荒唐！」聽到這裏，董老太太終於忍不住發怒，「咱們家的女兒也不是非他不

嫁的，怎麼他就敢看著鍋裏嫌棄碗裏的了？咱們雖是商賈之家，比不得士族出身，但也不能這般欺負人吧！」

「老太太別動氣，」慶姨娘趕忙上前安撫道：「此事也不明就裏，不如等慕暄與澹臺公子從江左回來，見了面再仔細問個明白。」

「妳……」董老太太抬眸睨她一眼，「妳便是聽了這個消息，就催著慕麗學這學那的？人家若真折辱了慕妍，妳還要把女兒嫁給他？」

「妾身不敢啊！」慶姨娘嚇得撲通跪下，「妾身只是想著，咱們家一直在朝中沒有依靠，近幾年生意也做得艱難，若是能得澹臺家的襄助，好歹也能興旺幾分。妾身覺得老爺在外支撐得辛苦，澹臺公子若願意與我們結親，不論看中咱們哪一個女兒都是好的，就怕委屈了大小姐……妾身知罪，知罪了……」

她字字顫抖，聲聲真切，聽得董老太太霎時心軟。

「起來吧，」董老太太歎息一聲，「這幾年家裏的生意大不如前，我也是知道的，妳為著家裏著想本是好意，但有些事情，不可逾了底線。」

「大小姐，」慶姨娘轉頭對董慕妍道：「都是我不好，妳千萬別放在心上，今天的話就當聽了個笑話，姨娘哪裏能讓妳受了欺負？」

「姨娘別著急，」董慕妍莞爾一笑，「我並沒有介意。」

她本來疑惑，董老太太算疼愛她，怎麼自己有了委屈，奶娘與蓮心都沒建議她向祖母稟報呢，原來慶姨娘如此善辯，又裝得滿臉真誠，若她真向董老太太告狀，祖母或許會當她是小孩子家鬧脾氣吧？

再者，董家男人都在外頭做生意，家中上下如今都由慶姨娘操持，董老太太很需要這樣一個得力的幫手，有些事情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過去了。

商賈之家，重利輕情，自古如此。

不過，自己與澹臺浚的婚事，董慕妍倒真的無所謂。

這姻緣若不成，等攢夠銀子，她想趁機逃離這個禁錮之地，去江左過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可是如何能攢些銀子呢？這讓她有些頭疼……

雖然已經入秋，江左卻依舊像夏季般和暖，陽光燦爛。兩名男子策馬前行，一陣風過，金色的樹葉在頭頂搖晃，彷彿震響了千萬個金色的鈴鐺。

前方灌木叢中竄出一隻野兔，馬上的男子相繼舉起弓來，嗖嗖兩下，箭如星殞，野兔應聲倒地，打了個滾兒，倏地沒了動靜。

拉住韁繩，兩名男子翻身下馬，蹲下來查看野兔的情況。

「浚哥哥，是你射中的。」白衣男子年紀較輕，臉上一派爽朗的笑容，「箭上刻的是你的標記。」

青衣男子微微而笑，他稍微年長，神情之中亦是多了幾分穩重。

他蹲下身子輕撫那野兔，原來野兔只是被射中兔耳一時痛得昏了過去，並未身亡，他取出隨身的藥來，將箭頭拔去，才將藥粉灑在兔耳上。

「浚哥哥，我一直奇怪，每次狩獵為何你從不殺生，只射牠們的耳朵？」白衣男

子好奇道：「你信佛？」

「只是不想徒增殺戮罷了，與信不信佛無關。」青衣男子答道。

「浚哥哥心善，卻又熱衷狩獵，」白衣男子猶自疑惑，「狩獵之中傷亡在所難免，似乎有些矛盾呢。」

「皇上喜歡狩獵，我終歸要練習一二，以便做陪。」青衣男子道。

「原來如此。」白衣男子恍然大悟，「也難為你了，在朝為官，有些事情的確身不由己。」

野兔敷了藥止了疼，醒過神來，哧的一聲，直奔回灌木叢中去了。

青衣男子看著那毛絨絨的影子，雙眸溢出些隱藏的喜悅。

「也並非是為了仕途，」他繼續道：「你也知曉，我姨母貴為淑妃，在宮中不易，作為她唯一的外甥，也要襄助她一二。」

「聽聞皇后娘娘過世後，皇上有意立淑妃娘娘為繼后？」白衣男子道：「浚哥哥，澹臺家這擔子將來可要加重。」

「將來的事情哪裏說得準呢，宮裏還有嬪妃娘娘也是受皇上器重的。」青衣男子隱約透出有些擔憂的語氣，「封不封后，倒在其次，只盼眼下嬪妃娘娘與姨母能和睦吧。」

這青衣男子便是澹臺浚，陪他狩獵的白衣少年自是董慕暄，兩人在江左相熟之後常結伴同行，飲酒談詩，論天下之事，十分投契。

澹臺浚的姨母潘淑妃是昊帝跟前第一得意的寵妃，朝中傳言成為繼后有望。

然而裴嬪妃與潘淑妃位分相當，家勢更甚，另有一群老臣力主裴嬪妃為繼后，兩派正爭執不下，昊帝舉棋不定，甚是頭疼。

「浚哥哥……」董慕暄忽然憶起一事，頓了頓，猶豫地開口道：「那封家書，我已經寫了。」

「哦？」澹臺浚表情如常地道：「可有回信了？」

「倒還沒有……」董慕暄小小翼翼地瞧著他，「可我料想，這封信已經在家中引發了些動盪。」

「我動了退婚的念頭，想來你家不可能一點反應都沒有。」澹臺浚淡淡一笑。

「浚哥哥，其實我一直想問問，」董慕暄斟酌著語句，「你緣何不願結這門親了？」

「我大姊姊喪母之後甚是可憐，又病了一場，再被退婚，那真算得上雪上加霜啊……」

「之前見過你大姊姊兩次，」澹臺浚斟酌道：「彷彿，與我的性情不太相合。」

「怎麼會？」董慕暄訝異，「我大姊姊生得美貌，行事也十分大方，與浚哥哥你很相配啊。」

「你大姊姊就像一顆璀璨奪目的珠寶，而我素來為人低調，只怕委屈了她。」澹臺浚卻道。

「委屈？」董慕暄聽了更加狐疑，「我家只是商賈，說來反而配不上浚哥哥這樣的士族大家吧？況且澹臺家還是皇親國戚。」

「你還年輕，」澹臺浚委婉道：「有些事情一時也說不清楚，總之退了這門親事，對兩家彼此都好。」

「是嗎？」董慕暄越發不明白，「可大姊姊丟了顏面會無地自容的，若浚哥哥執意要如此，也得找個適當的理由，別讓大姊姊太難堪才是。」

「一切只等回到京城，到你府上拜訪再說。」澹臺浚對他一笑，「放心，不會讓你大姊姊失了顏面的。」

董慕暄凝眉，還想再問些什麼，卻一時不知如何開口。

他知道，自己問了，或許澹臺浚也會避而不答。

這些日子，雖然他與澹臺浚甚為投契，但對方心思深沉，非自己所能猜度。有時候分明對方在和藹地笑著，他卻總覺得那笑容意味深長。

罷了，回京之後再說吧。

江左有看不完的好景致，但一憶起回京之後要面對的重重麻煩事，縱是董慕暄這般爽朗的少年，也不由眉頭微鎖。

## 第二章 性子不相宜

董慕妍沒想到董慕茜會主動到她房裏來，而且還送來了一大堆新做的冬衣。

那些衣裳皆是霞紅般的顏色，金線銀線縱橫交織，繡著牡丹花開的富貴圖紋，擱在桌上，彷彿整間屋子都亮了起來。

「三妹妹，」董慕妍有些愣怔，「這些料子似乎太華麗了，我穿太張揚了吧？」

「大姊姊生得美麗，這樣的衣服才配得上妳。」董慕茜笑道。

「我平時在家也穿不了這麼多，」董慕妍客氣道：「妹妹還是自己留幾件吧，畢竟姨娘還要替我做新的呢。」

董慕茜卻道：「慶姨娘早就替慕麗做好冬裝了，大姊姊不必等她。這些日子，我早瞧出來了，慶姨娘對姊姊妳不太上心。」

原來，她的境遇這府裏的人心知肚明，可惜唯一肯施予援手的只有董慕茜而已。

「多謝三妹妹了。」董慕妍感激道，「姊姊將來若有機會，定會好好答謝妳的。」

「所以姊姊更該收下這些衣服，把自己打扮起來，」董慕茜道：「聽聞澹臺公子明日就回京了，到時候見他，也要穿得體面才是。」

「是怕我沒了面子？」董慕妍淺笑道：「婚都準備要退了，這顏面早就沒了，也不必刻意打扮給他看吧？」

「或許澹臺公子見了大姊姊，捨不得這般美麗容顏，這婚就不退了。」董慕茜卻道。

「怎麼可能呢？」董慕妍只當她在講笑話，「澹臺公子不是看中慕麗了嗎？」

「誰說他看中慕麗了？」董慕茜冷不防道出真相，「慕暄的家書我也看過了，上面只寫著澹臺公子有退婚的念頭，卻無一字提及他看中慕麗。」

「是嗎？」董慕妍不禁意外，「可……二嬸明明說……」

「我母親因為鋪子裏的生意得倚靠大伯父，大伯父不在家，鋪子皆靠慶姨娘的兄弟維持，所以對慶姨娘頗為畏懼，總想討好她，更盼她在大伯父面前多替我們二房說些好話。」董慕茜忿忿地道：「我卻見不得這些投機的小心思，不願替她們說謊。」

原來澹臺浚青睞董慕麗的事，是慶姨娘和阮氏合謀編出來的？

「這樣的謊也能扯？」董慕妍大感驚奇，「等見了澹臺公子，不就揭穿了？」

「我母親說，董家與澹臺家定的是娃娃親，不論娶哪一個小姐都算做數。」董慕茜答道：「澹臺公子若真打算與大姊姊退婚，讓二姊姊替補上去也不是沒有可能。總之無論如何，我們董家是不會捨得失去這門姻親的，不論老祖母還是大伯父，也都會想盡辦法。」

董家一介商賈，一心想著攀附士族大戶，這些年來對董慕暄也寄予厚望，送他到江左學堂念書，只盼一朝得中科舉，光耀門楣，而有個親戚在朝堂為官將來也好倚靠，所以無論如何也不會放過澹臺浚這個未來的女婿。

「慕暄又寫了一封信回來，」董慕茜提及，「說澹臺公子回京之後想請大姊姊一道去遊京郊賞秋景，大概澹臺公子有些話要對姊姊私下講吧。姊姊可要抓住時機挽回澹臺公子的心要緊。」

「也可能他是想私下對我說退親的事吧。」董慕妍猜度，「見一面是可以的，但能不能挽回他的心，這也勉強不得吧？」

「姊姊與澹臺公子從前相處不多，彼此缺少瞭解，趁著他這次回京長住，姊姊與他細細溝通，他定能發現姊姊的好處，喜歡上姊姊的。」董慕茜極力勸說。

「說來慕麗也是妳二姊姊，怎麼妳偏幫我卻不幫她？」董慕妍不太明白對方的用意，「誰嫁進澹臺家都是一樣的，對妳和二嬸、還有慕暄，並沒有什麼區別。」

「事到如今，妹妹就把實話都對姊姊講了吧，」董慕茜歎一口氣，「我就是不願意指望慶姨娘母女。」

「怎麼？」董慕妍詫異道：「妳們也有嫌隙嗎？」

「這一年來，我母親本想依靠慶姨娘，把我們二房的生意做起來。然而我幾次查賬，發現賬面往來有虧，絕對是慶姨娘跟她娘家親戚做的手腳，她明著幫襯我們二房，實則還不知撈了多少油水！」

「竟有此事？」董慕妍一怔，「妳大可將這情況稟報祖母，或者告訴我爹爹啊！」

「沒有用的，他們行事狡猾，光憑賬本也只能瞧出些蹊蹺，並無實證。」董慕茜無奈，「何況我一個女孩家，母親本就不喜歡我插手鋪子裏的事，總想著要把家產都留給慕暄。」

董慕茜性子果敢，比男子行事還俐落，只可惜身為女孩，多少會受到束縛。

「憶起當初大伯母當家時，我們二房的生意興隆得多了，」董慕茜感慨，「大姊姊，我是有私心的，只盼妳能好起來，只盼慶姨娘不再那麼囂張，我們二房的日子才會真正好過啊。」

原來，起因不過如此。

董慕妍心中對董慕茜頗有好感，也願意襄助，可惜她如今自身難保，更沒指望重振當初母親在世時的輝煌。

她只盼著能與澹臺浚順利退婚，再攢些銀子逃出這個家去……她真的好沒出息，原諒她，她只是一縷誤入這個時空的孤魂，實在無能為力。

「下月初九便是重陽節。」董慕茜提議道：「大姊姊，不如妳初八那日與澹臺公子到京郊遊玩如何？一則可到永安寺為家中長輩們祈福，二則，也好私下談談心。」

「好的，」董慕妍敷衍一笑，「就由妳和慕暄安排吧。」

她可沒有自信光是見上一面就能讓澹臺浚回心轉意，只怕見一百回，無緣之人依舊無緣。從小到大，她也沒怎麼談過戀愛，高中時曾有過暗戀的男生，但她真的不太懂得與男生相處，更別提如何讓對方愛上自己。

不過澹臺浚為何要與她退婚呢？按理說，兩人定有娃娃親，她也算生得美貌，若非生了家族變故，對方不太可能退婚的……

或許，他真的愛上別人了？就算不是董慕麗，以他士族出身的尊貴，又手握大權，一定有許多女子傾慕他、接近他吧？

她猜不到，也懶得費這個閒心去猜，反正這婚事退就退了，她真的無所謂。

當下要做的，便是退婚之前與澹臺浚得體地見上一面，說些客氣話，好聚好散，只盼著他對董家還存著一份內疚之情，將來能幫襯一下董家的生意。

那樣一來，她的任務就算完成了。

明日便是重陽節，今天到寺裏祈福的人特別多，寺前也擠滿了小攤販，賣些重陽節所需之物，熱鬧得很。

董慕妍與蓮心一路行來，看到什麼都覺得新鮮，畢竟這是她第一次到京郊來，難得瞧見異國的風土民情，過去母親實在太忙，她又忙著適應古代社會，即便有原主記憶，也不如自己親自走一趟。

秋陽高照，紅葉婆娑，陰雨連綿之後，久違的好天氣，最宜登高。

「蓮心，那是什麼？」董慕妍瞧著一處小攤上擺著各色香囊，一群女孩子圍在那邊，「彷彿生意很不錯。」

「哦，那是茱萸囊。」蓮心答道。

「茱萸囊？」

對了，九九重陽佩戴茱萸彷彿是古時舊俗，不過董慕妍從未真正見過此物。

「咱們也去瞧瞧！」她霎時來了興趣，拉著蓮心湊上前去。

那茱萸囊的香氣甚是濃郁，輕輕扯開布囊口，便見其中裝著一串紅色的果子及幾朵黃色的乾花。據說茱萸能入藥且有辛烈之氣，古人認為可辟邪。

「又是過重陽，臺榭登臨處，茱萸香墮，紫菊氣，飄庭戶，晚煙籠細雨。」董慕妍想起一首詞來，輕聲念著。

「小姐既然感興趣，咱們也買一個？」蓮心掏出銅錢來，「反正也不貴。」雖然她們日子過得拮据，但這種有好兆頭的東西也不能省。

「妳說什麼顏色的好看？」董慕妍拾起一個綠的、一個紅的，在蓮心眼前晃了晃。

「小姐今日與澹臺公子見面，當然要討個彩頭，用紅色為宜。」蓮心提議。

「好，那就這個吧，」董慕妍對攤販道：「老闆娘，麻煩妳再尋個新的出來，這個紅的囊口有些脫線了。」

「紅色都賣光了啊……」那老闆娘為難道：「今兒生意好，只剩下綠色的了。」董慕妍心中遲疑了一下。

「不妨事，囊口脫線的地方，奴婢回去縫縫就好，」蓮心忙道：「小姐，就要這個吧。」

忽然有一隻手將董慕妍手中的香囊一把搶了去，董慕妍嚇了一跳，回眸望去，但見一個華服少女得意地對她笑著，神態中頗有幾分敵意。

「大姊姊既然不喜歡，不如把這香囊讓給我？」那少女道。

「慕麗？」

這少女竟是慶姨娘的女兒董慕麗！

緣何她會帶著婢女忽然出現在這裏？董慕妍心中湧起不祥的預感……

「二小姐，」蓮心也吃了一驚，「妳怎麼也在此？」

「明兒是重陽節，我來永安寺為祖母祈福，不可以嗎？」董慕麗睨著她道。

在董家這段日子，董慕妍雖然見過董慕麗幾次，卻不曾有過什麼交談，她一直昏迷著，原主過去的記憶也模模糊糊。今日第一次真正面對面，不得不承認，董慕麗真是個難得的小美人，這般強烈的陽光照在臉上，肌膚卻無半點瑕疵，有如瓷娃娃一般。

「這茱萸囊奴婢已經付了錢，」蓮心強忍怒氣，恭敬的道：「還請二小姐還給我們小姐。」

「可大姊姊嫌棄它脫線了，方才我親耳聽到的。」董慕麗道：「這樣吧，剩下的這些綠色的香囊，大姊姊隨便挑一個，紅色的我留下。」

「大小姐喜歡紅色的，脫線的地方很容易縫好，」蓮心抗議道：「二小姐，終歸有個先來後到吧？」

「大姊姊，妳說呢？」董慕麗只對著董慕妍道：「妹妹我就是喜歡這個紅色的香囊，妳會讓給我的吧？」

其實不過一個香囊而已，紅色還是綠色的，董慕妍沒多在乎，但對方如此挑釁，讓她心裏有些不悅。

不知原主從前與這二妹妹是如何相處的？或許是處處退讓，才會讓對方的氣焰如此囂張吧？可惜如今換成了她，沒那麼容易欺負了。

「妹妹對不住了，我素來喜歡紅色，」董慕妍開口答道：「蓮心說得對，終歸有個先來後到吧？」

董慕麗臉上閃過一絲意外的神情，大概沒料到她竟敢拒絕，畢竟這一年來，她和母親在董家作威作福慣了，從沒被人拒絕過。

「好吧，」董慕麗道：「那妹妹就不奪人所愛了，香囊還給姊姊。」

董慕妍微微凝眸，覺得對方妥協得太過爽快，總透著些古怪。思忖之間，還沒來得及想清楚，就見董慕麗忽然將那香囊一扯，嘶的一聲，囊口繩裂，茱萸嘩啦啦全數撒落在地。

「二小姐，您……您這是做什麼呀！」蓮心不由愕然，大聲叫道。

「哎呀，真對不住，」董慕麗依舊淺淺笑著，「沒留神，把這香囊弄破了，不過我會賠給姊姊的，一個香囊而已，姊姊也別太大驚小怪。」

這就是董慕麗的性子？想要的東西，哪怕毀了也不給別人？

果然，有什麼樣的母親便有什麼樣的女兒，看來自己想要在董家與這對母女爭鋒，必定十分艱難。

董慕妍素不喜歡與人相鬥，信奉能退則退，海闊天空，眼見這情況，更加堅定離家的打算，董家這樣的地方，實在不適合她。

「一個香囊而已，確實沒什麼。」她答道：「蓮心，咱們燒香拜佛去吧。」

她拉著蓮心，本打算就這樣退開，然而董慕麗忽然蹲下身子，一瓣一瓣將那些散落的乾花拾起來。

「大姊姊——」董慕麗的眸中突然泛起淚光，「一個香囊而已，妳若喜歡，妹妹哪裏會真的跟妳爭呢？妳何必毀了它？大過節的，這終究不太吉利。」

她、她在說什麼？董慕妍一時沒聽明白。

「大姊啊，妳這脾氣也不改改，」董慕麗繼續哽咽道：「將來嫁到澹臺家，妳也是這般嗎？妹妹自然不會跟妳計較，可若換了婆家的人，大概就不會容妳了。大姊姊，妳聽一聽勸，別再這般任性了——」

她蹲在地上，聲音細軟，雙眸氤氳，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，任誰瞧了都會以為董慕妍真的欺負了她。

她究竟在做什麼？這會兒演這齣戲，是要給誰看？

「大姊姊？」

董慕妍忽然聽到身後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——

「二姊姊，妳們這是怎麼了？」

她心裏咯噔一下，豁然醒悟。

轉身就見董慕暄不知何時已經站在她們的身後，而與他一同前來的還有一名年輕男子，想必就是澹臺浚。正因為瞧見澹臺浚，所以董慕麗忽然換了副面孔，故意設計了這個場面吧？

呵，真沒想到電視劇裏狗血的情節竟這般在眼前上演。董慕麗的語氣、表情栩栩如生，演技堪比影后。

董慕妍略略側過身子，眼睛的餘光瞧了瞧澹臺浚。他的畫像她是見過的，本以為畫師將他美化了，然而本人卻比畫上還俊美了三分。

他一身青衣，站在初秋暖陽下，周身彷彿平添了一抹光暈，整個人縹渺出塵，清逸無比。

董慕妍垂下眸去，雙頰忽而滾燙，心裏竟有些尷尬。

任何一個女孩子面對帥哥的時候都不希望自己出糗，然而就在剛剛，她被親妹子指責她囂張任性，也不知澹臺浚此刻對她是何感想？

她不敢細究他深眸中的思緒，估計他對她的印象十分糟糕，大概除了原本的不喜愛，更添了一分對她的厭惡。

腦中閃過千萬個凌亂的思緒，她今日來此本想與澹臺浚好好長談一番，就算退親也不能太過難堪，無奈被董慕麗這一攬局，只怕所有的打算都化為烏有。

董慕妍只恨自己不夠圓融，不夠冷靜，頭一次碰到這樣的場面也不知如何化解，白白受了氣，還背了黑鍋。

「聽聞你昨日與董家大小姐見面了？」潘淑妃微微一笑，命宮婢往澹臺浚的盤中夾了一塊點心，「今日重陽節，本宮特意做了些菊花糕，你嘗嘗。」

澹臺浚正襟危坐，聞言拿起筷子品了一口那黃澄澄的糕點。

「浚兒，」潘淑妃見他不回答，改口道：「今兒突然進宮，是出了什麼事？還是你有什麼話要本宮講？」

「外甥……」澹臺浚終於道：「外甥打算與董大小姐退婚。」

「你幾時動了這個心思？」潘淑妃一怔，訝異地問：「為何啊？」

「外甥與董家的親事本是父母在世時定下的，如今二老已經故去，當年的娃娃親也只是口頭一說而已，」澹臺浚道：「外甥想自己作主。」

「所謂一諾千金，違背了總是不好。」潘淑妃微微皺眉道：「但婚姻大事，本宮也希望你能趁心如意，若你真的不肯本宮也不逼你，不過……你到底對董家有何不滿？聽聞那位董大小姐生得十分漂亮不是嗎？」

「董家畢竟是商賈之家，外甥在朝為官，又在戶部當差，實不想與商賈扯上姻親關係，到時候若有什麼事，左右為難，怕辜負了皇上，辜負了娘娘。」澹臺浚答道。

「知道你是個正直的孩子，也是一心一意想為皇上效力，輔助本宮。」潘淑妃點點頭，「商賈之家說來也確非良配。只是那位董大小姐有些可憐，聽聞她去年剛喪母，昏迷數月又身患重病，至今才稍好些，如若遭退婚，只怕是雪上加霜啊……」

「從前我們見過幾面，加上外甥昨日所見，」澹臺浚道：「外甥自覺與她的性子，只怕不相宜。」

「不相宜？」潘淑妃蹙眉，「怎麼個說法？」

「她似乎……太過任性行事了。」澹臺浚斟酌道。

「哦？」潘淑妃關切道：「你們見了面，說了什麼？」

「也沒說什麼，」澹臺浚道：「一併去永安寺裏上了香便散了，她兄弟本來安排我們一塊兒用晚膳，也罷了。」

「那你如何知道她任性？」潘淑妃狐疑道：「本宮還以為她怠慢了你呢。」

「她對親姊妹態度不大好，見微知著，怕是性子不太好。」澹臺浚道：「若她本人純善，就算出身商賈之家，外甥也不會厭棄，但娶妻娶賢，外甥不想給自己添麻煩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潘淑妃歎了一口氣，「那麼這門親事，就全由你自己作主吧。本宮也不知曉那董大小姐的人品竟是這般，說來朝中諸事繁雜，你家中也確實需要一個賢內助才好。」

「是。」澹臺浚垂眸道。

要定怎樣的姻緣，娶怎樣的女子，從小到大其實他都沒仔細想過，只盼是個溫和謙順的女子，能與他相敬如賓，舉案齊眉便好。

遙記娘親在世時，行事十分任性，與爹爹相處諸多不和，他自幼常常看到爹爹藉

酒澆愁，縱使娘親有傾國傾城之貌，這段姻緣也不能讓爹爹展顏。

「對了，」潘淑妃又道：「你這次回京任職，終歸是在朝為官，也該有個氣派的樣子才對，怎麼身邊不多帶幾個隨從？」

「外甥獨來獨往慣了，從前在江左也不過兩個打掃庭院的小廝而已，」澹臺浚淺笑道：「再說了，身邊閒雜人等多了也不妥，朝中有些要事是聖上私下交代外甥去辦的，若讓別有用心的人聽了去，豈非徒增禍端？外甥初回京，一時間也沒有功夫去尋幾個可靠的心腹，慢慢再說吧。」

「你的顧慮也有道理，」潘淑妃頷首，「罷了，你自己拿主意吧，若真缺人手，本宮這裏倒可以撥些暗衛給你。」

「娘娘在宮中更需要護衛。」澹臺浚推辭道：「讓他們好好保娘娘周全才是。」「你這孩子，著實可憐，」潘淑妃歎了一口氣，「你家的叔伯都南遷養老了，京中宅院空著，怪寂寞的，本宮原想等你成了親，新媳婦也可把宅子暖一暖，可惜……董大小姐聽說長得實在美，可惜了……」

美麗的女子大多難以相處，澹臺浚存著這個想法，他絕不步爹爹的後塵，今生只想家宅平靜而已。

何況朝堂之上，風雲詭譎，姨母在宮中與裴嫻妃相爭，處境亦不易，他只盼能襄助姨母一二，畢竟她是他如今最近的親人。

他實在無暇去與一個大小姐相處，每天琢磨她的喜好，忍受她的脾氣，白白蹉跎了時光。